



## 巨型貔貅製作期締世界紀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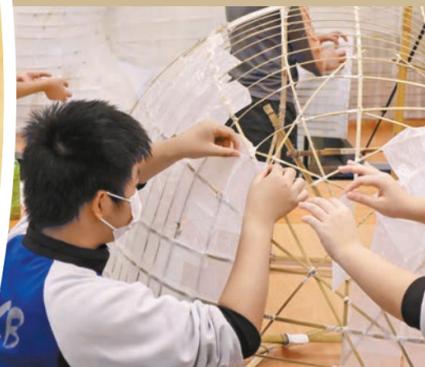


◀巨型貔貅(中)、正常貔貅(左)、貔貅仔(右)，全部都可以在下月初的展覽看到。後排左五是鷹鶴國術總會主席陳漢傑。  
記者 鄭玉君攝



▲林運義自我檢討，指畫功有改善空間。

▼中二生劉俊傑撲紙時小心翼翼。



學生們主要參與撲紙工序，大家都覺得新鮮好玩。

客家傳統文化舞貔貅已走向式微，但近年一些有心人極力推廣，希望它重獲世人關注，下月5日至7日在文化中心將有大型展覽，介紹貔貅文化，當中會展出估計是世界紀錄的展品——「世界最大的貔貅製作」，這件巨型製作有一個半成年男子的高度，由製作界初生之犢聯同一班中學生共同製作，展現貔貅既威猛又可愛一面。 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

這件巨型貔貅製作正向世界紀錄協會提出認證，申請人是位於東涌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，該校一批初中生參與製作的早期階段，而主力製作人是年僅21歲的林運義，他是該校舊生，亦是鷹鶴國術總會(下稱：總會)主席陳漢傑弟子。總會近年積極推廣舞貔貅，2022年曾舉辦全港貔貅展覽及工作坊，2024年1月初的貔貅展覽是第二次，規模更大。為令這次展覽更上層樓，除了貔貅舞專題研學，亦介紹龍獅麒麟文化。貔貅方面，更有新點子，製作世界最大的貔貅作展品。陳漢傑強調這並非噱頭，目的是希望更多人參與，融入社區，包括一班徒弟、學生，大家製作時會很開心。此外，相信市民會被這件巨物吸引，從而增加對貔貅的興趣及認識。陳是申請世界紀錄的代辦人，亦是製作監督。

### 製作四階段花數月完成

巨型貔貅高2.5米，闊2.2米，由9月開始製作，經歷製作的三個階段：「紮」、「撲」、「寫」，到聖誕前終可進行第四個階段：「裝」。簡言之，「紮」是指用竹紮出貔貅的竹架；「撲」是將紗紙及紗布逐塊鋪落竹架；「寫」是在製品上色、繪畫、寫字；「裝」是最後階段，將分為兩邊的貔貅合而為一，裝上角、耳仔、眼眉、毛髮(蒙古仔毛)。

四個階段中，記者觀摩了三個，直接說林運義就是貔貅製作人，沒有他，世界紀錄的門檻進不了。原來他小時在家鄉汕尾玩海陸豐麒麟，到10歲時開始有興趣研究怎樣製作，一兩年後已做到像麒麟模樣的紙紮，但說到成功製作似模似樣的麒麟，要到十五六歲時。他說這種技藝全是自學，但有偷師，在網上、龍獅愛好者群組、武館等看圖

相及實物如獅頭，了解那些竹的結構怎樣來怎樣去，不斷摸索加上實戰，手藝漸漸成熟。他自覺自己在製作方面有天分，但最關鍵的是有熱情和興趣，才可持續下去。去年總會首辦貔貅展，他被委以重任，製作三隻貔貅供展出，師傅(陳漢傑)更特別安排他往廣州培訓一星期，結果製作成品不俗，既漂亮又威武。

### 計算比例尺寸要精準

這次的貔貅製作是希望締造世界紀錄，十分巨型，在比例上，林運義根據正常貔貅底框來計算，將之放大20倍，然後規劃眼、耳、口、鼻的位置，他說這隻大貔貅不難做，但計算尺寸要很準確，因為差少少可以令眼睛不好看，鼻會太長，他就是弄錯了眼睛的比例，幸好可及時退回正確位置，單是紮貔貅竹框，斷斷續續做了三個月。在「寫」方面，臉部主色用傳統的紅色，鼻是青色，再配火紋，以展現貔貅威猛之勢，火紋還是多色，有金、黃、綠、橙，較傳統的鮮艷。他說靠靈感設想配色，相信這方面有進步空間，畫功方面也可做得精緻些。

學生們主要參與「撲」的工序，主要是將塗了白膠漿的紗紙逐塊逐塊鋪落竹架，令它沒有空隙出現。林運義與陳漢傑現場指導，向他們解釋何謂撲紙及如何做得好，「撲紙就如人體要有皮膚，否則點樣油黃色上去」，「啲紙如果好皺，上色後，好似老人家，皺晒皮，所以鋪時要拉行拉直，是基本功」。中二生劉俊傑小心翼翼將紙鋪落竹架，他說撲紙很難，因不可以弄皺。另一名中二生林茂形則說好玩，覺得將乾了的膠水從手中剝下來時

在上色階段，它有一個半成人高度。

很爽快。

### 改用圓眼使貔貅看來不兇猛

在最後一個階段「裝」，林運義與一些師兄弟試裝貔貅，實際完全裝好是要到展覽場地才可。看到試裝後的貔貅，感覺它沒有之前看過的那麼兇猛，反而有點可愛。林運義說傳統貔貅用尖眼，有些像蛇眼，但近年內地興起做圓眼，他亦做了圓眼，看來確是「cute啱啱」。其實有展品更加可愛，就是「貔貅仔」，它也是林首次製作，相信亦是在港首度公開出現，亦會在展覽中舞一回。陳漢傑說，他師父歐紹永(南鷹爪白鶴派)鍾情舞貔貅，年輕時四處遊歷，知道內地有用類近貔貅手法一人舞小瑞獸，孩童也可以玩，門派徒弟因而得知，有師兄曾紮了一隻給孩子玩。他期望大力推廣貔貅仔，可令孩童不用那麼辛苦，就可以從小學習舞貔貅。



眾人合力試裝貔貅角。

### 新·專欄

## 新界氏族起金遷墓延香火

### 鄉俗紀聞

早前參加了一場隆重的遷墓圓山儀式，橫台山散村駱氏的落擔祖妻子譚氏墓地開光，該墓原址在大帽山「白石橋」，雖擁有近三百年歷史，惟經子孫多番商議，終決定延師起金(金塔)，移回村後，其原因非關風水，亦非關乎殘舊，而只是一份同樣地困擾無數新界氏族的擔憂！

### 往古墓路途遙遠 怕兩代人後失祭

白石橋是一處山區的泛稱，由大帽山至錦坳的漁護署禁區路出發，駱氏每年重陽祭祖，都要翻過三四個山頭，才可經羊腸小徑抵達山坡密林中的古

墓，考慮到路途遙遠，開路艱辛，且劈林上山有一定危險，為怕過了一兩代人後失祭，遂搬回村後的屋場排安葬。

憂慮祖墓失祭可不是駱氏父老的杞人憂天，這份心情同樣出現在不少新界氏族中，故近世的新界鄉村，屢見遷墓事件，其原因簡單，古人為求一風水地，墓地都不避僻遠，這在日日有人上山斬柴和農耕社會人人體力「有番咁上下」的年代，自然是小兒科，但到了今日植林處處，拜山路都被茂密的森林掩蓋，而年輕人的體能又一代不如一代，考慮到要他們仍如父執輩般，能堅毅地每年攀山越嶺，徒步來回數個小時去拜山，實在難存厚望，故此不少氏族都來個一了百了，以期香火得以延續，實在用

心良苦。

由於有法例的限制，遷墓的選址大都只能在專屬的葬區內，但若真的找不到心水好地，折衷的辦法就是在現有的墓地內加葬，例如太太搬回與丈夫合葬，兒子搬回跟父母合葬等等，但因要損壞原墓，恐洩氣破風水，有不少人仍認為可免則免。

這次駱氏祖妣的遷墓較有運氣，因村民早在葬區找到了一處吉地，其位置剛巧就在丈夫駱乾振墓不遠處，而經風水先生考察，又認為可用，故整個遷墓工程可說是十分順利，而因舊碑有歷史意義，村民不忍拋棄，遂亦搬回掩埋在新墓內。

### 駱氏家祠嵌告示牌歡迎參觀

散村駱氏一族是客家人(按：元朗黃屋村另有一駱族，乃圍頭人)，村中有一間兩進深的乾振駱公祠，2018年才重修竣工，內裏光潔明淨，打掃得一塵不染。別人的家祠，一般都被視為禁地，謝絕外人參觀，但他們這祠堂門口，卻嵌了一塊「歡迎進入參觀」的告示牌，顯得落落大方，以期分享祖先立族開基的榮耀！

祠內的駱乾振和譚氏的神位被尊為十五世祖，這



駱氏子孫在風水先生(紅長衫)帶領下，參拜新墓。

周樹佳提供圖片

世序是由其故鄉——惠州府龍川縣田心鄉般塘橫埔起計。據說駱乾振由龍川南來新安後，曾住過西貢爛泥灣(今萬宜水庫部分)，其後才遷至八鄉定居，時當清康雍年間，而由他至今，散村駱氏目前人口約二百人，已傳至二十三、二十四傳子孫了。

### 作者介紹

周樹佳，曾當編劇記者，如今是香港史地掌故研究者、民俗文化課程導師。著有《香港名穴掌故鉤沉》、《李我講古》系列、《香港民間風土記憶》系列、《香港諸神》、《鬼月·鉤沉》等二十餘書。



▲客家麒麟到賀完山，喜見呈祥吉慶。 ▶乾振駱公祠的外貌，留意牆上的告示。

